

三餐四季,滋养着孩童成长。可是在懵懂时代,我相信万物于其他三季都滞缓,唯在赫赫炎炎的夏季,梧桐、杨柳、槐树等都格外枝繁叶茂时,自己和小伙伴才会猛蹿个头。

那时的我,住在卢湾区南部。从我家往南走过二三条马路,便到黄浦江畔。上世纪70年代,那一带是工厂区,大小工厂一家紧挨一家,其间有片区域是职工宿舍,里头也混杂着其他住户,大弄堂弯着小弄堂,七拐八弯像迷宫。我的暑假记忆便与那迷官般弄堂相联结。

我的小学是四师附小。每逢暑假来临,老师便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小组成员举手推荐或自荐相对宽裕的住家作为学习活动地点。我们组里就数绰号“长脚”的家最为合适。论面积,他家比别的同学家更大;论环境,他家门前还多出一块园子种植向日葵、南瓜、丝瓜、番茄等。这条件在当年小伙伴们眼里无疑是完美!我那时羡慕“长脚”,也因了他家园子里能挖出长长的蚯蚓,能捉到弹跳有力的蚂蚱和“财积”(蟋蟀)。须知,那时捉只金虫,用缝纫线绑住后放飞和追逐,能玩上好半天。那时工厂围墙不全是水泥所砌的,“长脚”家附近一段便是黑漆漆的竹篱笆,篱笆上依附着大片的爬山虎;从篱笆缝里得以一窥工厂的景致。逗留在那儿,时不时还能听闻如泣如诉的船鸣,以及锻造车间一阵阵

### 暑假里的乡愁

有规律的机器撞击声。小时候脚劲好,不觉累,我和小伙伴“荡法荡法”,就将工厂区一带兜遍玩遍。工厂存放路边的粗木原木以及黄沙堆垛,我一个也不放过,爬上爬下,美其名曰“走勇敢者道路”。诸如此类如鸡毛的小事在我幼小的心里像碰触了神秘机关,引得我思绪飞扬。

说到暑假作业,老师布置的语算外加美术,样样都有。心急的同学恨不能花三四天将做完暑假作业提前做好,而懒散的同学则明日复明日,临到秋季开学才发觉只做一点点。老师分组时便告诫大家要互帮互助,循序渐进。小组活动时,我做作业总是飞快,捱到其他同学都大功告成时,我早已迫不及待想娱乐了。玩军棋、算二十四点,我是常胜将军;滚铁环、打弹珠、刮片子,我却落下风;爬树翻墙、用柳叶吹口哨,我只会干瞪眼看别人耍酷。身板文弱的我,玩过最具男子气概的游戏是“斗鸡(斗拐)”。男生分为两个阵营,个个作金鸡独立状,随着一声令下,靠单腿“腾腾”地蹦向对方,用身体对撞抗衡。兴高采烈时我脱掉衣服鞋子随手往地上一扔,光脚赤膊投身酣战,有时被撞得人仰马翻,也决不示弱。

通过“长脚”介绍,我们结识了两三个大男孩。他们约莫十五六岁,身姿矫健,能迅捷攀上大树,还擅长翻筋斗、扯响铃,却被邻居宁波老太斥为“野小鬼(念ju)”“小棺材”。据说他们学习成绩不咋的,但会玩也有魅力啊。我们喜欢像“跟屁虫”跟在他们

后面,痴痴地看他们站在高耸且茂盛的树下,手执自制的伸缩竹竿黏“野乌子”。看到我们围观,他们更来劲儿了,有时会恶作剧,双指拈一只毛茸茸的“洋辣子”扔给我们,吓得我们惊呼四散。他们有时也会创造福利,猴儿般敏捷地爬上三层楼高的桑树,悠悠然坐于枝杈间,将桑葚用力摇落,引得我们几个馋痍还慌忙去接。那时桑树自由生长,不打农药,我们一接住难得一见的野果,瞅其黑紫发亮、颗粒饱满,毫不犹豫就急急送进嘴。那味道够野,酸酸涩涩,带一丁点儿甜。当我一口塞进几只,嘴角立刻迸出浆汁,抹得手指手背红红紫紫。



几个馋痍还慌忙去接。那时桑树自由生长,不打农药,我们一接住难得一见的野果,瞅其黑紫发亮、颗粒饱满,毫不犹豫就急急送进嘴。那味道够野,酸酸涩涩,带一丁点儿甜。当我一口塞进几只,嘴角立刻迸出浆汁,抹得手指手背红红紫紫。

《见庚寅旧文稿二首》:“十年心事梦成堆,说破尘缘倍觉哀。长忆贞风香九畹,贞风吹我泪花开。”“万里江山供画图,饥寒老病不时无。生年百岁余三十,不做人间大丈夫。”

那天见到了庚寅年的旧文稿,记忆犹新,算起来已经十年了。人生没多少个十年。若说头清脚健,更没有几个十年了。这十年倏尔过去了,自然感觉惊心。那年夏天,事有些多,也就躲进小楼,写文字。自然写不了整篇的,就写零星的,叫它《池上草堂笔记》。先列条目。随手列出了数百个。随后,一一写去。天南地北,鸡毛蒜皮。一个条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多则一两百,少则数十字。一连写了好些天。那天见到的,就是这文稿。不免自珍的,自然是那些条目了。时过境迁,还有事过境迁,好

些条目,读起来已然不知所云。譬如:“水菠萝、黄家黄耳、梦花、画贩、馆中荒湖、乌篷船、龙鱼、壁炉、南下含鄙口、对酒、佩玉、填海、扬锡、顶筷、泥塑、钟、万虫同悲、鮠、通州词、山居、飞下树来、无由、曾是、梦中梦、遁地、读字典、水泅人物叶子、石像、灵璧石、句容石雕”。如今再要写起来,有好些个,已记不得原有所指,真不知如何下笔了。

可见人生,别说会睡熟了做梦,醒着的时候,还不是时常如梦?记得列条目的时候,腕底真有神助。心潮所致,处处痕迹。可惜当时没写完。到了今天,已是无尽尘网,陷进去的竟然是自己。人生的悲哀也就两个,一个是想做的是做完了,另一个是想

做的事做不了。当时列这些条目,哪里知道预设了悲哀?好些条目,已然

知道做不了。只是,好些醒着做成的梦,宛然依旧。梦是人生最初和最后的所得。在梦里,在成堆的乱梦里,保存和生长着心事,就像贞风九畹,就像古人窃窕的辞赋。而心事可能生成的,大半是泪水。

《池上草堂笔记》卷一,第一条目:“刘海粟浇墨”。其中有句:“此木始于何人,张大千抑或刘海粟,时无定论。壬戌夏,问于刘海粟。答曰:‘彼为泼墨,余为淡墨。’”我问刘海粟,泼墨法是从他还是张大千起的?他回答:“他是泼墨。我是

起竹竿黏胶竹篓,在小伙伴簇拥下去酷暑难耐的户外粘“野乌子”。少顷,竹篓里就叫声一片。待返回家,他统统倒出,先将“野乌子”脑袋掐下,再用火钳夹牢搁在蜂窝煤上烤,不一会儿,屋里弥漫奇异之香。待其稍凉,剥去焦黑皮壳,便露出一团灰白色。“喏,‘野乌子’肉!”我和几个伙伴瞪大眼,谁敢吃?“野小鬼”便带头吃,“长脚”也夸张地大嚼。“野小鬼”在我们掌心里各放一只,不容分辩地说道“你们都尝尝!”我不敢吃,却不敢不吃,怕自己做得“不够义气”。

那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野乌子”。宋代秦观有曰: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当我两鬓染霜,每每回眸儿时暑期的一幕幕,念及昔日伙伴天各一方的“乡愁”,或泪无声,或慨而慷。身体发育和精神成长的过程犹如白驹过隙,其间有过的天真烂漫的情义和敢野敢疯的不羁,都已遥远。

我挺着尚在拔节的身体,血液在燃烧,觉得少年的梦想开始闪闪发光,也明白自己从此不一样了,不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也不再是青葱的学生,而是个要对什么东西负责的成人了。

我身体素质不错,当的是潜艇兵。潜艇这个圆滚滚黑乎乎的铁家伙,被称作“水下幽灵”,隐身海里游弋,擅长神不知鬼不觉地搞伏击,让八面威风的水面舰艇提心吊胆,二战时出尽风头。它的肚子里装着座“科技堡垒”,集各种仪器机械通信电磁火力于一身,如果不熟练掌握驾驭技能,根本玩不转。于是,我们在当艇员前要先当学员,接受近一年的训练,包括思想、体能、专业等,紧张艰苦还要勤奋努力,潜艇部队流传着一句话:“刮不烂的铁锈,学不完的海沟”。

一切都从开头开始。指导员几乎每天都给我们鼓劲:部队是座大熔炉,训练和纪律都是一种“重塑”。我想岂止是“重塑”,分明在“塑”成后还要动刀雕刻,在大操场上一站三小时不动,青岛锋利的海风在割掉我们的耳朵之前,一刀一凿地将我们雕刻成“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的军人形象。我们身上日渐的改变印证着指导员喊得有理,严格的训练和养成重新构建起我们一生井井有条的生命秩序。

一天上午,我正在操场上练军姿,寒风把我冻得咬牙切齿,指导员突然命令

我去部队,他交代的任务莫名其妙:看报纸和喝水,不把两暖瓶开水全部干掉不准出门。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天安门广场要举行建国35周年国庆大阅兵,按惯例潜艇学院训练团组成一支400人的水兵方队,指导员把我关进队部,是不想让受阅方队的头儿们将我挑走,送去北京集训。原因很奇怪,我平时喜欢把文字排得跟搓衣板一样,当作诗歌填在黑板上,有一“豆腐块”还有幸填在《人民海军》报的角落里,在他看来我是个小小人才,有点“老九不能走”的意思,用他的话说:革命分工不同。错过了一次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机会,我心里五味杂陈。

出了潜艇学院训练团的门,分配到潜艇部队,仍在第二故乡青岛。第一次出海,我极其兴奋,终于能登上不是直挺挺地躺在“大排档里的鱼”了。到了海上,却发现大海一点都不浪漫,也不友好,波涛汹涌,巨浪滔天,毫不留情地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被晕得天旋地转七晕八素。军士长厚道,说战胜晕船没有秘诀也没有特效药,唯一的方法是意志,越怕越不过去,挺住才能过关。

我是报务兵,军士长命令我出升降口上舰桥检查一下天线。天线好端端的,不用检查,我明白军士长的用意,他是想让我上去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放松心情。站在潜艇的制高点舰桥上,身边军旗猎猎,眼前大海浩瀚,浪花飞溅,天空白云横渡,浪像是落到海的花,云像是卷上天空的浪,壮美景象震撼人心。艇长也在,他四十多岁,下巴壳刮得锃亮,举止儒雅,一点都不像指挥“水下杀手”的老大。他见我看得入迷,问我大海美吗?我说美极了。艇长说作为海军,陆地是第一故乡,大海是第二故乡,日后你会越来越喜欢的,还会舍得为她献身。

后来,我再次踏进潜院进行从战士到干部的升级改造,毕业后辗转于宁波、北京、上海、舟山等地履职,可谓走南闯北,四海为家。漂泊的行踪之中,我认识到一个理儿,军人的驻守之地都可称为第二故乡,都要渗进自己的热爱与忠诚,没必要第三第四地排下去,时间有次序,而排名不分先后。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对军人来说,职责在身,使命在肩,哪里都是驻地,哪里都可安心,神州何处不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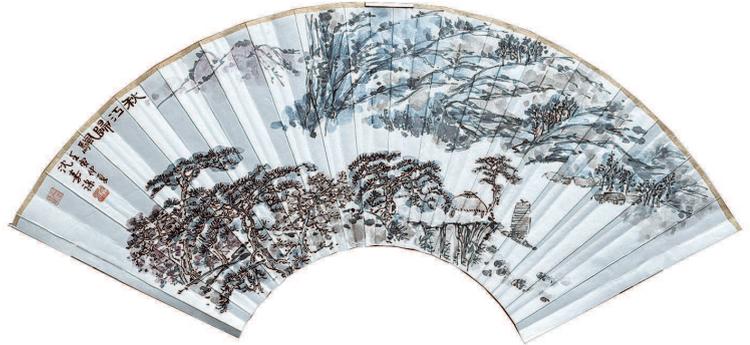
神州何处不故乡

金毅

军脚下有块地,叫驻地,亦称“第二故乡”。17岁那年,我脸上的青春痘欲露还藏,下巴的胡子尚未破土,口袋里揣两块砖,体重勉强凑够50公斤,才有了“第二故乡”。驻地是个“岛”,一眼望去,不见石头和茅草,而是霓虹和高楼,还有车水马龙。我很幸运,她是半城鲜花半城浪花的海滨城市青岛。

新兵连的第一次集合点名,指导员个头矮小,面对我们一大片理成青皮萝卜的脑袋,嗓音洪亮,底气十足,他讲话更像喊话,声音震动耳膜,他说:“你们出校门进营门,在这里将实现由民到兵的转变,学好军事本领,百炼成钢,当一名合格军人。从现在开始,青岛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你们要热爱她,建设她,保卫她。大家有没有决心?”我们齐声喊“有!”耳膜嗡嗡作响。

我挺着尚在拔节的身体,血液在燃烧,觉得少年的梦想开始闪闪发光,也明白自己从此不一样了,不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也不再是青葱的学生,而是个要对什么东西负责的成人了。



秋江归帆 (中国画) 沈嘉禄



女儿今年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读大三。这个学期,她非常幸运地通过了暑假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办的地中海音乐节的演员甄选,一下被选为歌剧《贾尼·斯基基》和《修女安杰丽卡》两部歌剧的主角。可是,5月2日,去意大利驻纽约领事馆办签证的路上,护照丢失!只能补办。

从那天起,我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好像时光倒流,又回到2020年3月美国疫情伊始,我每晚梦见女儿生病,买不到回国机票的至暗时刻。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补办护照流程很严谨,疫情期间不面签,需要提供详细资料并通过视频初审,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5月17日,传来消息:制证完成待取证待邮寄!制证时间比预期快。然后,去哪里办美国签证呢?回国来不及,机票买不到。女儿在网上搜遍了办理签证的方法,终于决定去新加坡办美签。需要先在网预约签证号。她找了好几家中介,才找到一个IT高手,日夜连轴转,刷了两天电脑,约到最近的时间:6月21日。

那些天,我每晚都被噩梦惊醒,赶紧看一下手机,害怕错过女儿的重要消息。女儿曾想过放弃,可是不甘心。我们每天发信息或者语音通话,听她倾诉内心的紧张、焦虑,为她打气、加油,鼓励她一切都会好的,好事多磨……每次安慰完女

儿,我都伤感:心疼她小小年纪承受如此大的压力。

6月20日,女儿横穿大西洋,历经17小时,到达新加坡。21日办好美国签证,却被告知要等一周才能拿到护照!中介好不容易约到23日的意大利签证日期,如果错过,音乐节就要结束了!女儿马上联系中介加急,很幸运,22日拿到护照,当晚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

### 魂牵梦绕西西里

孟锦慧

23日下了飞机入关时,女儿被关进“小黑屋”!理由是不确定签证是否属实。好在随后确认无误。出机场直奔意大利领馆办理意大利签证,又被告知:需要等待一到两周!我每天祈祷!鼓励她“施无畏”!无畏艰难与困苦,无畏对未知的恐惧!

女儿终于可以去意大利了!7月2日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出发,订票信息是T1航站楼,到后被告知是T5!女儿又立即乘坐机场的火车赶到T5航站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3日10:45到达里斯本机场,被告知:下午2:30飞往米兰的飞机取消!排队三小时到服务台,才知道,航班改到7月4日7:15。又排队三小时,行李改签并办理值机后,女儿入住机场附近的酒店,已是北京时间3:30。女儿说她排队时坐在地

上睡着了……我可怜的女儿!祸不单行。7月4日中午,女儿到达米兰马尔彭萨机场,行李丢失!下午到达西西里卡塔尼亚机场,却迟迟不见接机人!等了近一个小时,才看见一位手持小字牌的老人,上前询问,确认是接她的,这才坐上赶往音乐节酒店的车。此时距音乐节开幕晚了8天!最终女儿是幸运的!

这是女儿第一次单独出门,真是惊险之旅。到了酒店,她落泪了,说:“我想回家,我太可怜了,受这么多苦有意义吗?”我们安慰她:“当然有意义,你坚强、勇敢、坚韧,一定会收获成功,我们为你骄傲!”

女儿很快投入到音乐节的课程与排练中,兴奋地告诉我们,老师多么优秀,排练多么精彩,室友多么可爱……

女儿懂事贴心,性格开朗、直率,情感上很依赖父母。我们家是“严母慈父”式教育模式。我想,是父母的爱给了她坚强、独立与自信的底气,勇敢地闯荡,为梦想远行。女儿的这份坚强也鼓舞着我,让我更乐观与从容地应对我的困难。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加油,我的女儿,越努力越幸运!

### 十日谈

新时代 新父母 责编:郭影

养娃,能让文艺女青年人生开阔,请看明日日本栏。